

# 卷十七

## 羣書治要卷第一

### 周易

乾元亨利貞文言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下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處

體居上體之下純廢居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

若于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躍而行不在

乎也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

乎也上九亢龍有悔彖曰大哉乾元萬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88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書名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撰者 唐 魏徵等 奉敕輯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子 雜纂 雜纂 纂言  
索書號 貴重-33  
編號 C5884000

群書治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5 一五

0 1 2 3 4 5 6 7 8 9 5

十七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貨為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



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  
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如此耶詔拜畜夫爲上林令釋  
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  
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  
事曾不能出口豈效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

辭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  
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  
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  
曰善廼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  
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  
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

何咸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滑橋在橋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

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

人犯蹕蹕止行人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

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

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

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

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

廷尉治奏當弃市大怒曰人無道廼盜先帝

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

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矣

且罪等俱死罪也盜王環不若盜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基今

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不欲指言故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廷

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

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

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

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

在鉅鹿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知之乎唐對

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

廉頗李牧時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

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

復問曰公何以言不吾能用頗牧也對曰臣

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

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門中擬為闡也軍功爵賞

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李牧之為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

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

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胡名

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魏尚為雲

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

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

甚衆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

重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

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

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

騎都尉荀悅紀論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

年不見省馮唐皓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

辭侯之忠功在社稷而由見疑不亦痛乎夫

知賢之寡用人之不易忠臣自固之難在明

世且由若茲而况乳女間君者乎然則屈原

赴於汨羅子胥鴛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

樸忠誠高祖知之以為安劉氏者勃也既定

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已哉狼狽失

據喟然因執俛首拊襟屈於獄吏可不懲哉

夫忠臣之於其主由考之於其親也盡心焉盡力焉進而毒非貪位也退而憂非壞寵也忠結於心戀慕不止進得及時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魯遲吾行也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蓋彼誠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潤吊屈原惻愴動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畢律殊意失及其傳梁王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怠哉及韓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又可懷失此忠臣所以泣而賢哲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

指而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廁謂牀邊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踞牀視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黠質責湯於上前  
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襲先帝之功業下不能  
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  
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紛亂也而公以此無  
種矣黠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黠  
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  
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  
諭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  
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  
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赭衣半道  
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一夫大呼天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  
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  
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

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  
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  
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  
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角道隱築也以鐵椎築  
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  
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冶銅錮其內漆  
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

山林為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猶裸顆小冢秦以熊羆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

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

意而詳擇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

不用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

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

智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

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  
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  
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王之威非特  
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  
自盡又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  
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  
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

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  
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  
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  
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  
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  
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

堯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  
從善無不聽也昔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  
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  
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  
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  
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  
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  
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

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  
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勝其役  
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自養者馳騁  
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不得休息  
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人  
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死纔  
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  
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  
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  
殺直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  
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  
告也詩曰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  
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  
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  
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  
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弔哭之爲之服  
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  
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  
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  
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問  
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梁從孝王遊陽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廼從獄中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白虹兵

象也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

昭王疑之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不成

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

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盡其計識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從吏評為世所疑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

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李斯竭忠胡

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  
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  
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軻  
首以奉丹事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  
滅其家人重購之燕遣軻刺始  
皇於期自刎首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  
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其後齊代魏奢  
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道

以為奢故也義不苟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  
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

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馱馱駿馬也敬  
重蘇秦雖有讒

謗而更勝以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

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  
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昔司馬喜臙脚於宋

卒相中山范雎拉腸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  
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故不能  
自免於疾妬之人也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  
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  
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  
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  
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  
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  
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  
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  
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夫晉文親其讎強



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  
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越之用  
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  
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  
爲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  
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無愛  
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

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  
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輪困離奇

根抵下本也輪困  
離奇委曲盤戾

而爲萬乘器者

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珠  
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  
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

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狹伊管之辯懷龍逢  
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  
忠於當世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盼之迹矣是  
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  
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  
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臣聞盛飾入  
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  
位勢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  
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  
有盡忠信而趣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  
卒爲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  
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  
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

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  
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  
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  
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下  
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變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

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下之壽做無  
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  
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上天之難此愚臣  
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  
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  
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  
為欲湯之滄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  
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救之於

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

而之衆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閔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怒情之所安而施之海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  
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  
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  
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  
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  
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功言  
皆鬱於宵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

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  
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  
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  
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  
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  
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  
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  
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  
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  
却則鍛練而周内之精孰周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  
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  
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  
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  
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  
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  
存者也臣聞烏鳶之郊不毀而後鳳皇集誅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曰山  
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  
下除誅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

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  
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蘇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  
郎將持節送匈奴使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  
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  
漢天下甚怨衛律常能為漢殺之吾母與弟  
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  
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號也即謀

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  
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  
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  
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  
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罪舉  
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  
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  
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

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  
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  
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  
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  
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  
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  
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  
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

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脇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  
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  
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  
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稟食不至掘野  
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  
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



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  
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  
之地信義安攸見乎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子  
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  
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  
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  
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  
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

數家安危不可知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武  
曰武父子無功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  
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  
効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  
父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  
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  
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  
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

上通天因泣下露襟與武決去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在匈奴聞上崩南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卒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

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爲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

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執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勗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

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媿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比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人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

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犂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豁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

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効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檣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

朔服邑抃威不能制強弗能制強弗服也以  
為遠方絕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  
奴輕疾悍亟之兵也之至如飈風去如收電  
逐獸隨草居處得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  
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  
故曰勿繫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  
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  
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及後蒙恬為秦

侵胡闢數千里以河為境匈奴不敢飲馬於  
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蓄也今以  
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所攻匈奴  
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  
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  
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  
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

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  
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脇橫行則中  
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  
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  
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  
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  
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

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  
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  
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  
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  
廼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  
曰吾能斬馬邑令亟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  
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廼詐斬死罪囚懸  
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

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  
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  
入塞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  
殺

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舉  
賢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  
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鍾  
鼓篳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

紂之行作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  
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載翼其世  
者甚衆然猶不能反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  
持操或詩繆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  
與夙興夜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  
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  
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號未燭厥理伊欲  
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

照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  
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  
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大夫其  
明以諭朕靡有所隱仲舒對曰陛下發德  
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  
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有失道之  
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  
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  
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  
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  
至而立有効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  
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  
而所由者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



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諸侯背叛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

之所爲

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

鑄綏之斯俸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

助亦不能獨成歲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  
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  
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  
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  
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  
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  
德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  
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  
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  
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稱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  
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  
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

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而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南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南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

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

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  
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  
死者甚衆刑者相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  
之憲功烈休德末始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  
寡遂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明其  
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  
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  
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

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  
孔子曰韶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  
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  
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由  
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過之  
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  
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  
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

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懼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之上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

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蹢蹢苦不足也身籠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斲民民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

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  
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  
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  
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  
大夫所之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  
其婦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  
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烈位者皆知是  
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

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忭瞻由是觀之天子  
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  
而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  
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  
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  
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爲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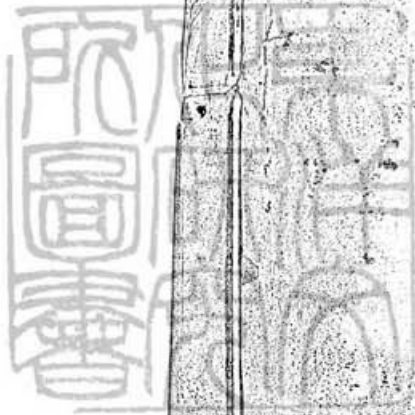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三十一

紀伊德川  
氏藏板記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